



第169期 · 2025年11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樹與佛法

青楓：我們談到佛陀、談到佛法，總是離不開樹的，特別是菩提樹，彷彿菩提樹就是佛的化身。大和尚！且請教一下你：何以樹與佛陀會如此關係密切？有特別原因嗎？

修智：說到這個話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釋迦牟尼一生與樹木的關係。佛陀是在無憂樹下出生的，這在傳說中我們都曉得。佛陀的母親回娘家，行到無憂樹下便誕下太子。再看一下，佛陀在什麼地方悟道成佛的？他是坐在畢波羅樹下修行悟道的，因此，我們世人便稱這畢波羅樹為菩提樹。

青楓：呀！是的，菩提即是覺悟、智慧。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這棵樹的象徵意義真大！

修智：佛陀入滅也與樹有關，祂是在娑羅樹下涅槃的。佛陀一生中幾個重要環節都離不開樹，所以說，樹與佛陀是一生一世的伴隨。我們亦不妨細心點作進一步了解，一棵樹的成長最重要是什麼呢？是它的根部，根部粗壯，樹身便會粗壯，這是基礎。樹能夠好好地開花結果，就因為樹根健康粗壯。再讓我們繼續聯想開去！樹根怎麼能粗壯？就因為有很好的養分，這就是肥沃的泥土，水分及陽光得宜。茲摘錄《普賢行願品》：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

大煞風景

曾在一個公園看到一組波浪形藝術品，那流綫形，很教人看着舒服，特別是放在公園裡，讓遊人看着，很有意思。

但過了若干日子，我再經過那公園時，看到的真是大煞風景，一班班外傭就躺在這藝術品上，像擺一張帆布床在乘涼似的。——這不僅是「大煞風景」，這還破壞公物。

這天肯定是周日，因周日外傭放假也。

特區政府宜更進一步的重視。



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花果。
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
智慧花果。故此樹根照顧行宜，則它們
滋潤着樹木的生長。

青楓：這聯想真有意思，把樹根培育照顧，這
棵樹得以好好成長，以致綠葉成蔭。成
蔭的大樹再來讓眾生得以乘涼，這真是
相輔相成的成長。

修智：樹的根基好，以致綠葉成蔭，也讓我們
體會到「布施」兩字。我們都曉得，布
施有三種，其中一項「法布施」，即是
把我們所認識到的，學習到的，傳授於
眾生，不作所謂「獨善其身」。如果我
們好好地行使這法門，第一時間便可以
對治「貪」。貪，是所有煩惱的根源。
如果將貪撇除了，煩惱便減少了。由於
貪而引伸出來的怨恨，也得以消除。明
白覺了貪欲及怨恨，亦即消除了愚癡。
如果「貪瞋癡」都沒有了，等於沒有惡
因生起，沒有惡因便沒有惡果。你看，
這都是循環不息的道理，如果把樹的根
部照顧好，自然會開出好花好果。

青楓：「愛蓮說」裡強調「蓮花出於淤泥而不
染」。這淤泥，等於眾生給予的營養。
淤泥也可以視為眾生的煩惱，而眾生的

煩惱成就了蓮花的高潔，很值得我們思
考。

修智：我們談到菩提樹，可以聯繫到菩提伽耶
這個地方，這是當年佛陀普渡眾生，將
佛法發揚光大的祖地。後來佛陀在給孤
獨長者的發心，在舍衛國創建精舍，命
名為「祇樹給孤獨園」。當時有信徒問
起：「世尊離開舍衛國到其他地方弘法
時，我們思念世尊，可以怎麼做？」佛
陀回答：「你們去菩提伽耶把菩提樹的
樹苗移植過來，他日你們見到菩提樹便
等於見到我啦！」

青楓：所以菩提樹便很有意思。早期是沒有作
佛像雕塑的，都是以菩提樹作為傳播佛
法的象徵。

修智：「見到菩提樹等於見到我！」這是當年
佛陀的一個很好的弘法。沿用下來，我
們對菩提樹便來得格外親切，它代表佛
法。所以我們看到菩提樹時，就得思惟
佛陀是在菩提樹下，覺悟「因緣法」。
思惟因緣法，便是修道的重點。



嘉寶果

嘉寶果的果實在樹上很有趣，沾
在樹身上好像刻意放上去的，想不到
就是這樣生長起來，可謂趣味橫生，
難怪不少人見了也嘖嘖稱奇的。

可還告訴大家：嘉寶果的果實很
甜，像葡萄子。



新加坡菩提佛院

僧尼培訓班研學團成員

參·訪·妙·法·寺

新加坡菩提佛院，上月一行三十多位成員，在惟儼大和尚率領下來香港訪問四天。訪問內容主要是聯繫上香港好幾家大寺院，作一次觀摩交流。妙法寺是其中之一。

本寺住持修智大和尚誠意而認真地接待。

大和尚說：「人家遠道而來，而且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活動，我們要盡地主之誼把事情安排好！」

——真好，本刊記者在這次訪寺活動中，「寸步不離」地作實地採訪，三十多位成員一踏進寺門，在修智大和尚及常喜法師帶領下，直上七樓蓮花大殿，先辦一個簡約莊嚴禮佛誦經法會，也即場作了一個對這座新殿建築的介紹。

由於這座蓮花大殿設計新穎，甚至可以說是結合上現代環保意識且因地制宜地建造起來的，故大家一邊聽住持解



說，一邊作此實地觀察，真是很「立體」的，故興趣甚濃，以致接下來在會議室大家坐下來交流交談之時，也意猶未盡地詢問着這座蓮花大殿的建造。

惟儼長老及幾位隨團法師，十分客氣，祇是簡短地講三幾句「客氣語」，寧願留多些時間希望修智大和尚多作一些介紹。

當聽到修智住持說每星期日有個講

座安排，向一些信眾講講佛理。此際，有一位成員作出「臨時動議」：「可不可以請大和尚即場同我們講講佛理，開示開示一下！……」

修智大和尚夠爽快，「好！我們交流一下！」他稍作停頓接上說：「大家知道佛法是什麼嗎？……其實佛法就是藥，我們以佛法解決問題，就等於對治下藥。一個人失意的時候，心有點灰



了，而你在這時候難道還去跟他講人生無常嗎？所謂對治下藥，我們這時候該跟對方說：『明天會更好！』這是給人家一個希望呀！是不是這樣？……」

——連我這實地採訪的記者也聽得津津有味，也同時看到多位在座者微笑點頭。大抵這叫做「欣然受落」。另一項「欣然受落」者是緊接下來參觀妙法寺的園林，看到多株「奇花異果」！——其實也不是什麼「奇異」，祇是這些花果樹木都與佛文化佛知識帶上一點關係，而又是我們平日較少見到的。

看到其中一棵「嘉寶果」樹便很有意思：「看，剛才在會議室裡你們吃的就是這果實呀，是新鮮摘下來的，果實的生長也有趣，是依着樹榦生長的！」

一下子，手機「卡擦」，大家把這「趣果」拍下來。

兩個小時的遊訪很快便過去，修智大和尚、常喜法師親自在停車場歡送大家！



訪客對蓮花大殿的五百羅漢圖像很感興趣。此項設計是邀請了香港三百多位畫人共同創作，被視為舉世無雙創舉。



佛語（二十四）

何解「是病非禪」？

《壇經》裡說：「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

如果我們僅僅看前兩句，也許會產生「誤解」，倘若再讀下兩句，則似乎可以「茅塞頓開」。何解？

「住心觀淨」如果我們僅僅理解為「屏心靜氣」地去「看」那份空淨，似乎沒錯呀！但又何以說是「是病非禪」？原來這裡解的是「徒具虛殼」的所謂「住心」，是身體的枯坐而不是真正地從「心性」去消理解。所以說把後兩句也看了這才明白《壇經》裡這句話的所指。「長坐拘身」，指的是「得個坐字」，這的確無益，使筆者聯想到：有些人祇是一味地唸佛號、唸「心經」，而且唸起來還十分計較地去數唸上多少遍，唸得越多越有功德成效嗎？——都不是這回事，重要的是好好地去理解，然後又踏實地去修行。

「一句亡」

「現代語」畢竟與千年前意念上有所不同。

《壇經》裡說：

「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前兩行，乍讀起來，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你即使誦經三千部，曹溪一句說話便把你壓下去了！」是不是這樣？

「一句亡」這個「亡」字容易理解為「消滅」，所謂「滅亡」也，但實際上在這裡祇是解「無」，即是「沒有」。這裡所謂「三千部」這個「部」字也僅是解作「遍」，是三千遍而非「三千部經」。「曹溪」兩字，指六祖惠能，他長駐於曹溪一地。好了，這裡實際說的話語，是指你誦此經「法華經」雖誦上三千遍，但六祖惠能一句也沒說過呀！下兩句便說明問題：如果你還未明白「出世」的含意，還是執着妄想之心，這是「累你一世」。

「三無」

《壇經》裡有不少發人心思的內容，即使是短短一則亦有深刻體會。以下這一句簡直就是「提綱要領」，甚至可以說是學佛的宗旨，這是「三無」——

「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離相；無念者，於念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

「無念」，指無妄念，無相，是外離一切相，即是不着相；無住，不執着。

好了，這「三無」列為「宗旨」、「本體」以及「根本」，可見其重要也。既然是如此重要，則我們必需牢牢地記着，不僅是記着，還得好好的消理解，否則，也就等於那些祇求「順口溜」的、「唸口簧」式的去誦經，多麼的無意識，多麼的可惜。

我把它說成是「提綱要領」，正是想大家好好地對它重視。

心淨則一切淨

很多人說：佛教是「唯心論」。我想，一切宗教都離不開那個「心」字吧！——「色心」是什麼心？我這裡是借佛教語言，色，即物質，「色心」，不要理解為「色情之心」，不妨借用來指「心臟」，心臟是人體一個重要器官，是「色」(物質)，而我們所指的什麼「唯心論」這個心，是指心性吧！有一個從畫論裡借用過來的說話，叫做「虛實相生」。在這裡我們也不妨說——虛，可指「心性」，實，指身體上的心臟。兩者結合起來看便很有意思，即是告訴我們虛與實的兩個「心」同樣重要，而且彼此取長補短便有作為。

《壇經》曰：

「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這不難理解，也說明了本心的重要，不從本心而去說外間萬物，無疑是「得個說字」。

心淨，則一切淨！看來就是這道理吧！



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 智 銘 ·

（原刊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內明》第一二八期）

金剛經說：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這是一段非常重要而又很不容易用語言、文字作恰當說明的經文。

由金剛經整個經文的主旨來說，是教人「無住」。所謂「無住」，應是由不作意、不取相等一連串的心理活動所產生的結果或結論。不作意、不執、不著、不取相，是去妄顯性的最好辦法。因妄想、執着、取相，都是我

見的障蔽，智慧覺性為我見所障，故不能開顯。

妄想、執着、取相的本源，在於色、聲、香、味、觸法。若根、塵、識三事和合觸，便會引起心心所法錯綜複雜的心理活動，就如同音樂家運用「1234567」的七音，譜出各種不同的曲調一樣，使人永遠陶醉其中而不能出離。

佛分析宇宙一切現象，無不是如夢幻、如泡影、如虛空，故不實有，人若住於不實有的蓋纏中則必有著相、有取、着相，有取，則必

身在福中

很多外地人喜歡來香港旅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香港的山山水水都來得方便觀賞遊玩。你一個鏡頭前還在群山遊走，一個鏡頭後你已經在海邊看浪看海鷗，親近一望無際的大海。有些住在山區裡的聽到一位遊人說：「他活了幾十年，連海是什麼樣子也沒見過。你們香港人真幸福！」



貪、瞋、癡生。貪、瞋、癡者愚之又愚者也。

故佛教人「無住」，無住須先不作意、不執、不著、不取相、不取有相(假——色聲香味觸法)而清淨心生，不取無相(空)而智慧顯。兩邊不著相乃即無住相，即達於中道第一義諦的圓境。

金剛經是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是大智慧到彼岸法；是大乘菩薩法，若行者以「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而生「清淨心」為滿足，不再正勤精進，這不過是一個聲聞、緣覺的自了漢而已，所行之法，也不過是斷滅法、是死灰法，算不得大乘菩薩法。

大乘菩薩除自性清淨心外，理應再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提者：覺也，覺者：覺自、覺他、覺行圓滿也。是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除涵蓋了所生的「清淨心」外，應仍有所生，那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實具有消業(不住色聲香味觸法)、除惑(不住眼耳鼻舌身意)、生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生(六度萬行或六度無極)等四大意義在內。

消業、除惑，是菩薩消極的行為，是自度的行為。而生慧，度生，則是菩薩積極的行為，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度他行為。故佛

說：

「菩薩摩訶薩，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大智度論)。

這其中的「不住法」三字，可以解說為：「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的有為法和虛空的無為法中，但可住「般若波羅蜜中」。也可解說為：般若波羅蜜法，是不可得法、是無罣礙法、是無漏法，雖住般若波羅蜜中而無住相。因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觀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苦非樂；非空非實；非我非無我；非生滅非不生滅。雖住般若波羅蜜中，於般若波羅蜜相亦不取。不取相即心無住，所以叫「般若波羅蜜法」是「無住法」。菩薩住是「無住法」的「般若波羅蜜中」，能具足(生)六波羅蜜。佛云：

「菩薩具足檀波羅蜜，施者，受者及財物不可得故」(大智度論)。

是以，菩薩雖生檀施，但不以施者自居，也不向受者求名求報，更不視財物為實有。施者、受者、財物都不可得而無住、不取相，故雖有檀施，實無所生。他如菩薩行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

故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除了涵蓋「清淨心」外，尚有應生「阿耨多羅三藐

快樂在心

與寫畫的朋友談起畫，不少畫友說：我寫畫最開心的，就是寫的過程，寫畫的時候開心快樂，更可以忘記煩惱，至於一幅作品寫下來能不能讓別人欣賞，都不是很重要的。

難怪看到陳家義先生的作品總是洋溢着開開心心的場面，原來他作畫時是這樣的快樂。



三菩提心」。菩薩以此菩提心憐愍度脫一切眾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滅度眾生，不取眾生相，雖滅度而無滅度。是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如這樣解釋，其意義當更深遠。事實上，後來的聖賢也無不作如此釋義而實踐的。

如六祖壇經說：「何其自性本無動搖，何其自性能生萬法。」又說：「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着，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這裏所謂的「自性」，應即是前文所說的「清淨心」和傳心法要上說的「靈覺性」。這自性能生萬法、能含萬法，也應是前文所說的「六度萬行」或「六度無極」的深一層說明，傳心法要上說：「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蠢動含靈要解「同此大涅槃，有賴於諸佛菩薩的發心「滅度」。

六祖更說：「何名無念？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為無念」。用即偏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

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這段經文中的「用即偏一切處」和「通用無滯」，顯見「無住生其心」者，除生「無染無雜」的「清淨心」外，重在發揮其「用」，這「用」就是般若行。行用而不著一切處，是為真行真用。在六祖壇經中，諸如此類的教說，所在甚多。

神會和尚也會說：「見無念者，六根無染。見無念者，得向佛知見。見無念者，名為實相，見無念者，中道第一義諦，見無念者，恒沙功德一時等備。見無念者，能生一切法，見無念者，能攝一切法。」（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和尚遺集三〇九頁）。這其中的「見無念者，六根無染」，六根無染自然生「清淨心」，但無念中能使「恒沙功德，一時等備」，而且還能「生萬法」：「攝萬法」可見在「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外，尚有這許多大功用者。

是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如能作如此較為寬廣的闡釋，或能更合符經義及大乘教義。

七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寫於淨室用以紀念
先師 道安上人。

新「潮語」？

「樺加沙」襲港，吹起十級颱風，不可謂不厲害，幸好全民總動員防風防暴雨，香港周遭環境還是損失輕微，最重要沒有死亡事件發生也。

「樺加沙」三字，念起來真是「鏗鏘有聲」似的，它也可能成為「潮語」——

如果遇上大件事，我們說不定會大喊一聲「樺加沙！」

——樺嘩同音，真係「嘩嘩有聲」，亦不妨改寫「哇加沙！」

「樺加沙」將至，香港不少店舖都做好防風準備。

「俗氣」

「這個人，俗氣重！」怎樣理解「俗氣」兩字？相信必然地從這個人的言行舉止上看之。說話粗鄙，「俗氣」矣！

這還是較容易理解，在寫畫方面談「俗氣」又如何？

《芥子園畫譜》有一則短短的談「去俗」，讓我抄下來，大家思考一下——

「筆墨間寧有穉氣，毋有滯氣；寧有霸氣，毋有市氣。滯則不生，市則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學者其慎旃哉！」（旃，音煎，助語詞，解作「之」。）

我想多說一句——

多讀書不但令你去俗，多讀書還會令你真正曉得天高地厚。



薄扶林的瀑布灣

早已聽過「薄扶林瀑布」的歷史故事，但一直沒有親到現場去看個究竟？

香港這個還未讓英國人「租借」的地方，早已有居民生活，而薄扶林瀑布則因為是由山崗上流下泉水！——你說是「山坑

水」亦未嘗不可，但畢竟這是淡水啊。香港一千幾百年下來，都是一個水上人家聚居之地，因是海島也。所以不少船家便把船隻撐到這裡來拿取淡水。

於是這道瀑布便由此而成名了，當然今天不是這回事。

今天這瀑布雖然還有點兒涓滴水流，但畢竟祇能成為一道歷史性風光而已，倒是「傳聞」中的一些「鬼故事」還是層出不窮，由於這裡是華富邨側，一個較偏僻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走進快將重建的華富邨(已有半數房舍丟空了，華富邨已無三、四十年前的熱鬧)。

我向一個中年婦人問路：「瀑布灣是怎樣前往呀？」

這婦人很高興地詳細說明，說明之後還加上一句：



「你一個人前往嗎？」

——奇怪，她怎麼這樣問呀？對了，這還是個較偏僻地方，她可能擔心我安全。(不對呀，光天白日有什麼不安全呢？終於讓我想起，那裡傳說入夜之後可能會有某些「異動」，所以她有替我擔心。)是不是這樣呢？不必理會啦，反正現在是日間。我一直沿瀑布灣道行進，那裡還建造上一個「瀑布灣公園」的，畢竟還是較偏遠，行人少，我沿着那石級往下走，果然見到瀑布灣有水向下流着。很可惜，下行到一半路程却見鐵閘鎖上，原來是為了怕一些人從這裡下去游泳，危險也。在有點掃興之下，惟有在這裡拍拍照，也多少拍攝到這條不外十丈高的瀑布，總算沒有空手而回。站在那裡看看周遭環境，儘管也有一座豪宅豎立(這旁側是貝沙灣)，但矮矮樹叢還有不少，入夜之後，在沒有什麼街燈照明之下的確有點「陰森」，——這裡在日本鬼子入侵香港時，曾經是「亂葬崗」。

一切都過去了，傳說的種種也不外是傳說，我看周遭環境也沒有什麼，反而覺得從這裡望開去便是大海，心裡反而多了一份平靜。



看今年中秋花燈

天公造美，今年中秋節前還傳出「狂風暴雨」繼續襲港訊息。真是大煞風景，不僅是露天花燈的觀賞，還有一年一度帶動不少市民大眾、中外遊客心境的「大坑舞火龍」也不知如何是好。我說「天公造美」，就是這幾天日間藍天白雲；晚間天上一輪明月，天色太好了，一切中秋花燈，舞火龍如常舉行。

當香港這「福地」平靜下來之後，中秋花燈活動也熱鬧起來了，而且每年都會由一個主題帶動，很有意思。

今年是什麼主題呢？——唔使問阿貴，當然是體育運動啦！

一來這幾年下來讓我們看到香港運動員

的出色，——出色還在「爭氣」兩字！當年李麗珊以風帆奪世冠，一句「我地香港運動員唔係垃圾！」感動全港幾百萬人。

今年「全國運動會」香港也成為主辦單位之一，更加讓我們有「今時唔同往日」之感，在維園看到這些以運動為題材的花燈，零舍興奮。

——創新不忘本，這些帶運動色彩的花燈，在製作上依然很有傳統工藝的色彩，這便特別顯得出色！比起一些「一味現代化」，甚至以卡通人物出之的花燈設計，更有可取。

不用多說了，大家好好地看看這兩幅今年的維園花燈便曉得。



陳家義的從藝遊踪

書畫家陳家義，十月十六日於中環大會堂高座開了一個個人書畫展，十分熱鬧。

這熱鬧是分兩方面說的，一是畫作多、題材廣，而且把幾十年來自己稱心滿意的作品匯聚一堂展出，何況他又是出了名的勤奮書畫家，這一次真真正正可以稱得上琳瑯滿目。另一個熱鬧的現象，是捧場者眾，由於平日陳家義不但熱心社會公益，且熱心於會務，他擔任香港畫家聯會會長多年，用句俗語來形容，那是扑心扑命為個會。

畫家聯會的成員，十之八九都有二、三十年畫齡的畫友，而且大多數本身都是教畫的，有自己的畫會，所以，能公私兩顧已經是難能可貴了。但陳家義却處處把聯會放在第一位。所以，他每次作品展都能得到大家熱烈捧場，大抵這叫做「得道多助」吧！

在這次滿目愉悅的展覽中，很多參觀者特別用心看他那幅長卷「百牛圖」，一百隻牛在農田間在河流內有的優哉悠哉地吃草，有的在浸浴，真是一派田園樂。

我說：「家義大兄一定有一段較長時間在農村裡生活過，否則，對牛的認識不會這樣深刻！」

「對呀，對呀！」他說：「我在農村時不但放牛，還同牛在水裡嬉戲，所以好熟悉呀！」

這就是生活的體驗，陳家義這幅「百牛圖」，會令我們充分地體會到這點。





遠近距離

我們繪畫圖畫的，很重視遠近距離。看圖容易理解，但放諸於文字呢？如果是詞語，還是比較容易說明的。但假如是一個字的用意又能不能說明問題？我看還是可以的，遠距離、中距離以及近距離，都可以從三個字的意思中得到了解，甚至是在字意上也可以「一望而知」。

好，就說這個「望」字，個人以為如果說是看到較遠的目標，我們通常便會用一個「望」字，如張望、期望，盼望……這些都有遠處的感覺。如果從古遠年代來看，這個「望」字的寫法便好像有一個人站在山崗上向更遠方看去，這更突顯出「望」的意思了。

那麼看中距離呢？我們不妨看看這個「看」字的寫法，那部首是一隻手的形象，而手字部下方却是一個「目」字，目，是眼，那麼這個字的形象是不是很生動了？——一個人用隻手，遮擋住一隻眼向前望，這就是看了。「你看到什麼？」這樣問肯定不是看到很遠地方的東西，而是中近距離的吧？所以，我們寫「看見」、「看守」、「看管」，這些都說得上是中距離。

目不暇給

那麼，「近距離呢？有哪個字可以作代表？有，就是本文標題上標出的這個「目」，如果我們說：「盯」、「盼」、「盲」，甚至說「目中無人」，是不是都給你一個很近很近的感覺？是「近在眼前」，「眼睛」兩字更是直接的近了。所以這個「目」字象徵近距離是最貼切不過。

你隨便的打開字典看看，在「目」字欄目下的字真多，我隨意數數，已經超過一百個，有一百個字的部首都是用目字的，何期多也，也說明了我們平日對「目」的重視，「目」在平日生活裡何其重要，不僅是面對的生活，心裡上的，「感覺」上的用這「目」字也不少，矇矓、瞬間、矚望、睦鄰……真不少，直接寫目的「眼前事」更不用說了，如睡、瞄、瞪、睜、睇，全都是目的形態動作。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文字上看看它們的組織、結構都會看出不少趣味來，讓我們學多些方塊字吧。